

散文

母亲的春天

常全欣

一场春雨沛然落下,温柔地浸润着大地。我躺在床上,侧耳静听窗外。那丝丝雨声,如忧郁的少年,向夜色倾吐着心声。恍惚间,母亲走进我的梦乡,她脚步轻盈,踏风而来。

母亲问我,今年正月十五周口有灯没有?我说,有灯,有灯,亮堂得很。那些年的春天,在周口工作的大哥邀请父亲和母亲元宵节看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隆重的家庭活动。大哥第一次邀请我们看灯时,父亲母亲激动得彻夜未眠。正月十四那天,我们早早吃过早饭,由父亲带着我和母亲上周口,交通工具当然不是公共汽车,而是父亲的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杠上,母亲坐在后座,欢快地向周口进发。母亲对周口充满期待,她说她最远到过槐店集,父亲说,谁出过远门呢。他们聊有趣的童年、难忘的过往,我像一只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左顾右盼,一花一草都令我新奇。

晚上的灯市开始了。母亲和我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花灯逐个亮相,唱戏唱歌的舞台一个挨着一个,大街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一派繁华。

要吃饭了。父亲想着母亲平时不舍得,便点了盘酱牛肉,还有三碗羊肉烩面。牛肉切好拌好端上来了,母亲问多少钱,师傅说三十六块钱。母亲急忙用手挡住即将落在桌子上的牛肉,说,不要不要,俺不吃牛肉。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气,百般地向老板赔着不是,母亲则狠狠地用眼剜父亲。

正月十六看完灯回家。出了周口,父亲说,他妈,大儿给我二百块钱,在兜里装着哩。

母亲说,孩子在周口省哩,他的钱给他放着,停车把钱给我。

父亲说,我就拿着吧,咱一路呢,不会丢。母亲一声“你呀”,听得出是极不情愿。父亲骑车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在沙颍河北岸的河堤上休息。河堤之上,春色浅露,泥土里冒出一个个细嫩新芽,野花野草蓬蓬勃勃,奉献着春的生机。几只喜鹊在欢快地觅食,呼叫着同伴。母亲抓住了时机,说,他爸,你听你听,这一直叫,说不定会有不好,你还是把钱给我吧,我放心。父亲扭头扫她一眼,笑了,从兜里摸出大哥给的钱,交给母亲。

那么多年,父亲从来没有装过大钱,因为母亲对他的理财能力极不放心。

梦中,母亲问我,这开春了,咱村又唱过戏没有?我说,唱,唱着呢。

有一年春天,刚出正月,我们村唱大戏。开戏前一天,母亲说,明天咱去请你姥。一大早,母亲就把两个被子铺到架子车上。我说我能跑,不坐架子车。母亲嘿嘿一笑说,臭小子,想得美,你姥小脚,不能走远路。

姥姥似乎知道母亲要来接她,一见面就说,前儿我就听说你庄要唱戏,再不来我非……话到嘴边戛然而止,我知道姥姥的口头禅,那是句骂人的话。母亲笑了,说,能不来请你?被子都是才洗哩。

回家路上,姥姥坐在母亲为她精

心打造的卧铺上,母亲拉着车,我用裤绳拉着车子,为母亲助力。年少力盛,我兴奋地拉着车子,催得母亲脚步也急促起来。姥姥也直喊,路赖,别跑太快。终究体力不支,我对母亲说,妈,我想坐车。母亲笑着,上去吧,搂着你姥。母亲停下车子,我丢掉裤绳,爬上车子,顺势躺进姥姥怀里。姥姥急忙擦拭我额头上的微汗,拿被子盖住我。

乡间小路,静悄悄的,车轮里钢珠子滚动的声音,像一曲音乐,有节奏地响着。我躺在姥姥怀里,仰望着春天瓦蓝瓦蓝的天空,乡村、道路好像变得更大、更长了。母亲拉车的节奏也慢下来了,一定是她累了,或许是她不敢草率,因为车子上面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那年春天,大戏唱了七天。姥姥在我们家住了七天。那七天,母亲每天都是开心的,为姥姥梳头,给姥姥端饭,帮姥姥洗脚,母亲在尽女儿的一份孝心。父亲则恰到好处地向母亲要点钱,到集上割块肉,家里的伙食大为改善。

梦中,母亲又问我,咱屋后面又种树没有?地可不能闲着啊。我说,种了,种了,还是种的杨树。

母亲每年春天都栽树,在地头,在屋后。我家屋后有路,路北面是一条河,河坡自然成了种树的地方。那年早春的一天,母亲在村西头的集上,买了五棵杨树苗。

吃过早饭,父亲母亲带着我种树。父亲刨坑,封土,母亲负责扶树,

我负责拿着水瓢浇水。早春的阳光,透过树林散射过来,温柔地抹在屋后的河坡上,洒在父亲、母亲和我的身上。

我细致地打量着母亲。在晨光的映照下,她的脸庞红润,不多的灰白头发被挽成一团束在脑后,一面灰白的手帕被她当作头巾在头上顶着,虽然不挡风不避雨,但也是一个装饰。她微笑着,扶着树,仰望着树苗。母亲说,他爸,等这树长大了,老三该娶媳妇了,这树能给他盖房子。父亲说,中,咱等着。

种上杨树苗,母亲悉心呵护着,害怕牲畜啃吃树皮,她用玉米秸把树干包裹起来,害怕生虫子,她买来农药,给杨树“输液”。为了防止河坡土壤流失,那年春天,母亲挽起裤腿一锹一锹地从河里往上端土,堆在树根周围。

杨树争气地生长着。五棵大杨树成了母亲的骄傲,更成为我们家的标志。在外工作的日子,每次回到老家,总会先看到它们,那树叶或鹅黄,或浅绿,或浓翠,或枯黄,它们像忠诚的卫士,陪伴着父母,陪伴着老屋。

去年夏天,一场大暴雨过后,杨树枝扫到屋子,碎了房瓦。父亲说,如果风再大,会砸坏房子。听出父亲心中的担忧,我说卖了吧,建房子也用不着檩条了。

今年开春,我们像当年那样,买来树苗,父亲负责挖坑,我负责浇水,可是母亲却不能帮我们扶树苗了。她已经走十三年了。③22

诗歌

一朵挂在天际的彩云(外一首)

李学文

题记:云宗连(?~1934年),河南鹿邑人,参加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13师第37团营长、参谋长、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1934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1934年冬在长征中作战牺牲。

我看到了
民国初年的鹿邑王庄村
一个孩子和风雪对练
一招一式那么娴熟

我看到了
王庄私塾门口
一个少年在《杨家将》《岳飞传》
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
想用书中的文字
换一换自己的血液

我看到了
王庄村口的槐树下
一个青年从父母的手中挣脱
他想去演绎精忠报国
的故事
脚步那么沉稳,目光那么坚毅

我看到了
王庄村的祠堂里
锣鼓喧天,张灯结彩
几副红对联
把一对男女系在一起

我看到了
贴着红喜字的门前
一个男子送给爱人一张戎装照
女人一句“等你归来”
让1928年的中原泣不成声

我看到了
宁都梅江河边
风起云涌
江水越过堤岸
一个震惊世界的起义爆发
街上,一个河南汉子
端枪冲入总部监视台

我看到了
赣州战役、水口战役
你要大刀的威风
看到了宜黄以南战役
你带领死队杀入敌人阵地

千秋丛碧

庞黎明

敬咏张伯驹
艺史春秋造诣深,
海迪不倦育国人。
修身志在诗书画,
奉宝承宣赤子心。
奉宝,指张伯驹多次向国家捐献价值连城的文物。

公子高标
不恋清途交汉卿,
相惜袁氏克文兄。
密结薄五投心趣,
公子高标紫禁城。
汉卿,指张学良。克文,指袁克文。溥五,指溥侗。

绝代英名
胸怀壮志报国情,
智胜倭贼唱大风。
善举公捐稀世宝,
高标绝代寄英名。

神童
小小私塾填凤词,
英姿聪慧诵清诗,
名扬朝野惊天地,
钟寄丹青亦未迟。

巨星
坐观云起听风雨,
笑观落花寄永生。

我看到了
你戴“红星奖章”长征
看到了湘江战役
你两眼喷出的怒火
可以扣动扳机

我看到了
泸定桥边你跃出战壕的模样
你的枪吐出了一串串火舌
看到你像一朵滴血的云彩
永远挂在在大渡河的天际

我活在你的相片里
1928年,云宗连的父亲以自己病重为由,让云宗连回家与王月英结婚。不久,部队命他马上归队。云宗连走时,把自己的戎装照片送给王月英,她泣不成声:“我等你回来。”婚后,王月英生下一女,孤儿寡母守着分家时分得的几亩薄地艰难度日。王月英忠贞不渝,丈夫的照片是她60多年守寡的唯一精神支柱。

你的那张戎装照片
偷走了我的年华
一句“等你回来”
锁住了我所有的春天
把我的青春容颜
定格成了你生命的背景色

你走后
你的那张戎装照片
是我无法丢开的药
靠这服药
我挺过了六十多年

我时时刻刻把照片放在身边
让它驱赶我的孤独
润泽我的思念
它是我唯一的财产
丰润我漫长的岁月

爱人,我把青丝
种入我们的几亩薄田
长出来的是满头的白发
和你的发黄照片
可我无悔
我们的岁月
开出了相思花
那是我对你
永恒爱恋③22



小小说

一帧古画

戚富岗

眼下马三川千里迢迢赶回家,为的就是一帧古画。

几年前,马七爷的孙子三川考取了一所远方的学校,家里实在凑不够费用,马七爷将传了几代的一帧古画翻腾了出来。马七爷托起烟袋“吧嗒吧嗒”狠吸几口,叹了口气道:“留着个死物件也没啥用处,我不是求发财,不是败家,是为了孙子多念点书,先祖爷会原谅的。就是将来到阴间报到时挨两句骂我也认了。”吐了口烟雾,顿一下又道:“咱把它挂起来,第一个见着的人就是跟你有缘。他若愿要,一口价,咱不还嘴。”

结果给村里的二麻子先撞上了。他把刚出栏一圈猪的收入原数塞给了三川的爹马来良,五十张四个伟人像的票子。听老人们讲那画能顶上一处宅院呢,可马七爷愣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这档子事就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马三川的心上,只有埋头于书堆的时候,才能稍稍轻松一些。时间这东西越是不掐着算过得越是快,一晃

五个春秋,马三川已在家中合资企业做了白领,五千块钱只是他半个月的薪水。

端起酒杯好说话,回到家,马三川做的头一件事是备上酒菜请来二麻子。庄稼汉好打发,炖只老公鸡,切二斤熟牛肉,再凑合几道家菜,开瓶老酒,就是一桌酒席,弄得花里胡哨的反倒觉着外气。

几杯酒下肚,二麻子的话絮了起来:“那东西与俺麻子的缘分也是俺麻子积德积来的。簸箕大个桃花村,村东谁家炸葱花的香味一股风就能飘到村西,有点啥事谁也瞒不住谁。早听说来良大哥那两年手头紧巴,又赶在了用钱的节骨眼上,俺就跟孩子他娘商量把猪提前处理了,连老母猪也换成了钱。本来那天一大早俺就是来送钱的,不想又赚回一幅画。俺给一外地人看过,他张嘴就出了个天价,一百个五千。我不卖,他改口就又把翻了个番。”

马三川眼睛瞪得老大:“你到底出手了是吧?”

二麻子仰脖将一杯酒“咕咚”倒进肚里,吸溜了一下嘴,道:“哪能啊,它毕竟是你家传的东西,再者说,俺不能拿一件假宝贝坑人不是。”三川两眼瞪得更大了。他爹来良接过话茬讲了一段旧事。

马来良的太爷爷也就是马七爷的祖父是阳城镖局赫赫有名的镖师马勇勇。走南闯北几十年,江湖上人多敬仰。可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有一回走镖路过乌西镇,镖银被歹人使坏给弄了去。马勇勇琢磨不能毁了镖局的声誉,坏了江湖道义,就取了家中积蓄连同这帧古画一起作抵。马老夫人着实舍不得,在古画被取走后又找人摹了一幅,流传至今。

末了,马来良转向马七爷道:“这事再讲三川这孩子上心,也在我的胸口堵了好多日子了。麻子老弟救了咱的急,咱咋能再亏人家呀。没想到麻子老弟对这事也知情摸底。”

二麻子笑了:“你忘了你家曾祖父和俺的太爷可是好得穿一条裤子哩。可当年俺要是不拿上画,以七叔

的脾气能接俺的钱吗!”

马七爷将烟袋噙在嘴上紧啜一阵开了腔:“你们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有些事本打算在临闭眼时再出唇哩,既然话已说到这份儿上,今个儿就和盘抖搂出来吧。那趟镖所押镖银是送往苏州一家绸缎庄的,老板姓黄叫黄顺,在咱这地界也有商铺。他见我的爷爷是个厚道之人,就常有来往,后来便提出要將古画物归原主。我的爷爷说没有这个道理,坚决不肯收。有一年中秋,黄老板亲自送来一匹绸缎,说是让给我的祖母裁几身衣裳。那匹绸缎一直舍不得穿用,我的爷爷将它馈赠给了周师爷。不想当晚周师爷连夜登门,问我的爷爷为何送如此厚礼。原来绸缎里结结实实地裹着那帧古画……”

捧起酒杯,爷孙几个都突然觉得酒量猛增,趁着酒兴,决定一睹古画的风采。画卷刚刚舒展开来,已经氤氲了满屋的墨香。①8



散文

卸水泥的老人

飞鸟

泥最适宜,我就先购买了八吨。一个淡雾的清晨,一辆货车停在我房基前,送水泥的车到了。当时一吨水泥三百元,含装卸费。指定好卸水泥的地点,货车停好,打开车厢,一个瘦小的老人从副驾驶座下来,套上件灰土色长罩衣爬上车厢。我猜不准老人的实际年龄,因为岁月在我不同经历的人身上,会体现出迥异的差别,但肯定五十五岁以上了。司机是个中年人,坐在驾驶室里抽烟。

老人笑嘻嘻地干着活。他先把水泥扔到车尾,再跳下车,腰背靠住水泥袋,左右手环到身后,抓住水泥袋的两个角,一挺身,水泥袋乖巧地附着在他后腰上。他稳着步子,走到堆放水泥的地方,一袋袋码放整齐。我看着老人瘦小的身材,心有不忍,觉得老人肯定是生活所迫才干这样脏累的营生的,而且他的儿女肯定也是不孝顺的,我甚至对坐在驾驶室里抽烟的中年人生出忿忿然,暗怪他不知道帮忙。我走过去想帮老人一把。我

走到车尾,双手揪着袋子的前后两个角,一用力,一百斤的水泥袋子纹丝不动。我的腰一阵疼。常年坐着编校书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生出毛病了,有次腰疼还住了半个月医院。我红着脸走到一边,拿手不停擦腰,吓得妻子跑进屋找膏药。老人开心地笑起来,笑声朗朗,全然不顾及我的自尊心。我红着脸讪笑。

卸了一半水泥,老人坐在水泥堆上歇息。我递根烟给他,问:“你卸一袋水泥多少钱?”

“一块八。”

“你干这个多少年了,这么会用巧劲?”

“四十多年了。”

“那么多年了呀。”

“我干这个,供养了两个大学生呢。”

“哦,现在你老咯,应该歇歇了。”

“我才没老呢,老得黄忠七十五岁还带兵打仗呢。我听见水泥货车响,浑身骨头都痒痒。”

我看到一则新闻,配有大幅照片,上面的老人很眼熟。老人穿着褪成灰色的中山装,硬短的白发,圆脸,眉毛往下弯,笑着,皱纹从眼角一层层堆满两颊,咧开的嘴露出多角的几颗牙齿。他不就是去年春天那个卸水泥的老人吗?

我把照片拿给妻子看,她说:“是他。”女人的记忆力是好的,特别是我妻子的记忆力,她能清晰记起若干年前我说的某句伤感情的气话,还能再现我当时的神态。经过妻子确认,我确定新闻里的老人就是去年春天那个卸水泥的老人。

去年三月份,我从公司请了半个月假回老家翻盖房子。先扒掉旧屋,然后起地基。只要起好地基,我就可以回北京继续上班,剩下的事情托付给连襟坤亮哥等亲朋好友协助妻子。起地基要先根据房屋构造放线(白灰粉撒的),摸撇子、挖地槽、垒地墙、走钢筋等,这时候水泥就开始大量使用了。按照建房师傅安排,分批次进水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晋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